

裸 | Bare

On Women,
Dancing, Sex,
and Power

SEX
&
GENDER

脫衣舞孃眼中的
金錢、性與權力

路透社女記者親身紀實

Elisabeth Eaves◎著

李芬芳◎譯



裸 | Bare

On Women,
Dancing, Sex,
and Power

SEX
&
GENDER

脫衣舞孃眼中的
金錢、性與權力

Elisabeth Eaves◎著
李芬芳◎譯



裸：脫衣舞孃眼中的金錢、性與權力／

Elisabeth Eaves 著；李芬芳譯，--一版，--臺北市：書林，2004[民93]

面：公分，--（性與性別：4）

譯自：Bare: On Women, Dancing, Sex, and Power

ISBN 957-445-073-2（平裝）

1. 脫衣舞 2. 舞蹈-美國-傳記 3. 性

991.65

93021453

性與性別 ❶

裸

——脫衣舞孃眼中的金錢、性與權力

Bare: On Women, Dancing, Sex, and Power

著者	Elisabeth Eaves
譯者	李芬芳
總編輯	丁連財
編輯	朱翰英
出版者	書林出版有限公司
地址	100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60號三樓
電話	02-23687226・02-23684938
傳真	02-23653548・02-66329771
發行人	蘇正隆
出版經理	蘇恆隆
經銷事業	02-23684938 井103・119
學校業務	02-23687226・04-23763799・07-2290300
郵政劃撥	15743873・書林出版有限公司
網址	http://www.bookman.com.tw
排版	謝宜欣
印刷	凱立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
經銷代理	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	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號四樓
	電話:02-27953656（代表號）傳真:02-27954100
登記證	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三一號
出版日期	2005年1月一版，2005年3月二刷
定價	新台幣360元
ISBN	957-445-073-2

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，需徵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同意或書面授權。

Copyright © 2002 by Elisabeth Eaves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5 by Bookman Books, Ltd.

Bare: On Women, Dancing, Sex, and Power first published by Alfred A. Knopf, 2002.

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Gernert Company, Inc.

through Bardón-Chinese Media Agency

作者聲明

為保護個人隱私，書中部分姓名與特徵細節有所更動。

誌謝

我要謝謝 Samuel G. Freedman、Betsy Lerner、Peter Gethers 和 Leyla Aker，在本書醞釀過程中給予我協助。

特別感謝所有出現在本書中的男男女女。他們把私生活攤在我面前，信任我下筆時忠於他們的故事，而我在這方面也盡力了。

最後，我要謝謝我的父母，是他們教我如何探索、思考和行事。

妳真的應該相信，自己的容貌是值得人家欣賞的。

——珍·奧斯汀《曼斯菲莊園》

Contents

1 開場白

7  蕾拉——第一部

123  瑪雅

159  卡珊卓

211  蕾拉——第二部

249  莎泰兒

267  狄萊亞

281  蕾拉——第三部

開場白

我全身一絲不掛。

後台更衣室裡，我看著鏡中的自己。距離上台只有五分鐘了，我的額頭開始微微冒汗。倒數四分鐘，我在臉上撲了撲粉。只剩三分鐘時，我才想起應該打卡。我把卡插入打卡鐘，卡擦一聲，又過了一秒。倒數二分鐘，我梳了梳頭髮（這是今天第五次了），然後穿上剛剛被我踢在一旁的黑色鞋子。

晚上七點整，我就得穿過後台更衣室那狹小的通道，登上舞臺。我開始猶豫了起來。剛剛一直在走廊抽煙的愛波，這時出現在更衣室，褪去身上的沙籠布裙和牛仔外套，連鏡子也沒照，就大步走過我的身邊，直接步上舞臺。維納斯從通道另一頭走了進來，一進更衣室就打卡。卡擦一聲，就連焦慮不堪的我都不禁佩服她的行事效率。喬琪亞也剛從舞台走進來。她有著修長雙腿及一頭褐色秀髮，頸上掛著珍珠項鍊。她沒有打卡，因為她只是下台休息一下。

時鐘終於走到整點。我鼓起勇氣登上舞臺，走進一個閃耀著深紅與銀色的空間。整座舞臺是個長方形的房間，大小與形狀都和郊區平價住宅的走廊差不多。地上鋪著紅色絲絨布，牆面與天花板都裝上了鏡子。紅色與粉紅的劇場燈光照亮了整個空間，台上三位舞孃渾身散發出玫瑰色的光芒。我加入她們的行列，覺得自己好像進入了一部上滿油的機器。

在台上跳舞的有膚如凝脂、滿頭紅髮的莎夏，全身上下只有黑色手套和長及大腿的馬靴。還有身材高挑，有著焦糖色肌膚，戴著一頂捲曲短假髮的莎婷。還有愛波，一頭波浪般的金色長髮垂到大腿。還有我，蕾拉——身高五呎七吋，穿著及膝黑絲襪，唇上塗

著名為「梅子酒」的唇膏。我的胴體顯得蒼白，金色的頭髮則因為多次梳整而閃閃發亮。我很驚訝自己看起來還蠻像樣的。迅速偷瞄了鏡子一眼，我幾乎分不出鏡中哪一個是我。我只是台上不知名的裸女之一，而這樣的狀況讓我覺得很放心。

這座舞臺雖然只有一個出入口，卻開了十二個窗口。沒有觀眾的時候，每個窗口都關上，蓋上鏡子做的帷幕。我聽到投幣的聲音，一扇窗口打開了。我找尋著聲音的方向，看見一個男人出現在窗口另一端。帷幕升起，我先看見他的腰，然後是胸，最後帷幕整個升起，才看清楚他的臉。他是個中年的白種人，穿著一件米黃色外套。如果他一秒後就消失，我根本記不得他的任何特徵。他滿懷期待地盯著我看。我用求救的眼神看著其他舞孃，但她們都沒看到我。我只好自己走近那個男人，試著找回一些自信。

我想太多了。我看著他的眼光在我身體各部位游移，無法決定在哪兒定下來。他似乎比較偏好胸部。我再走近那扇窗口，往下一看，發現他正在解褲子。我跳了約莫兩分鐘，他就達到高潮，這時帷幕也剛好降了下來。真氣人。

我的脫衣舞孃生涯就此開始。不過這並不是我的第一次，因為在面試的時候我就跳過。唯一的差別是，那次只跳了八分鐘左右，這次得連跳三個小時。最奇怪的是，我並不會感覺很奇怪。我從沒做過這樣的工作，但這一切有點像回到夢境。隨著音樂起舞，對我來說並不陌生。舞臺四面都是鏡子，和舞蹈教室或健身俱樂部差不多。雖然台下有很多男人看著我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男人又何嘗不是一直在盯著我，打量著我，臆測著我，然後品頭論足？那些陌生的觀眾一面看著我一面自慰，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。我曾看過有人公然幹這檔事。有一次我和朋友搭計程車，司機竟然打起手槍來，我們只好大叫，叫他停車。我覺得上台跳脫衣舞的感受，就好像是把各種經驗結合起來放進一部機器，再出來時變成一種熟悉卻新穎

的東西。現在我只擔心，跳完這三小時的舞會不會腳痛。

這些窗口有一半裝的是透明玻璃，舞孃可以看見另一端的觀眾。其他的窗口則是單面鏡，舞孃只能看到鏡中自己的影像。對舞孃來說，在單面鏡前表演會比較容易，因為就像在家中對著鏡子跳舞一樣。透明窗口就較難適應了。我能看到這些男性觀眾在看我，而且有時他們會抬頭看我的臉，甚至有眼神接觸。這個時候，很難說到底是他還是我會感到不安。

透過透明窗口，我看見觀眾的頭轉來轉去，目光在舞臺上四處游移，最後鎖定其中一具胴體。大部份觀眾面帶微笑，有些人甚至會對我們講話，但我聽不清楚他們在說些什麼，也不大想聽。有些觀眾試著藉由臉部表情與手勢和我們溝通，只是我能解讀的並不多。有個人伸舌猛舔，另一個則是兩手擺出蛙泳的姿勢，想叫舞孃「張開大腿」。

「直接告訴他妳不想游泳。」喬琪亞在舞臺另一端叫道。她剛剛休息了十分鐘，現在則是輪到莎婷下台休息。

一個男的用手轉著圈，可能是要我轉過身去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照著他的話做，因為當我開始一個新工作時，總是習慣盡量配合。但我想到自己其實不必這樣做，轉了半圈便停下來。

「你以為花個二角五分就能指使我們嗎？」喬琪亞向角落窗口的一名觀眾問道。

在其他舞孃的陪伴之下，再加上喬琪亞妙語如珠讓氣氛輕鬆不少，我感到安心多了。有一陣子，我看著其他舞孃看到入神，那些男性觀眾反而不重要了。我看到莎夏隔著玻璃親吻一位觀眾，兩人的唇隔著冰冷的玻璃，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模擬這種親密的行為。就算隔著玻璃，這樣的近距離對我來說還是親密得過了頭。這就好像走近一隻被拴住的惡犬，雖然你知道牠逃不了，還是會感到害怕。

即便如此，我上台後第一次真正感到震撼，卻是在音樂停止的

時候。雖然音樂只停了幾秒鐘，我們卻得繼續跳。現場突然一片寂靜，讓我感到頓失遮蔽。音樂所帶來的安全感沒了，也無法再藉著舞蹈動作偽裝自己，讓我差點跳不下去。我覺得自己很愚蠢，但其他人好像都沒注意到。觀眾們都沒停，噤著嘴眯著眼地流露出乞求的神情。舞孃們也繼續跳著，她們和我的鏡中影像交錯糾纏。到下一首歌播出之前，真是感覺度秒如年。不過我在下台休息之前，就已經學到訣竅，就是要在心裡數拍子。

我的同事都很有禮且友善，不多話但也不會過於沈默。她們很少交談，因為經理不喜歡舞孃在台上多說話。我原本擔心自己可能會和別人不一樣，但她們似乎馬上就接納了我，讓我鬆了一口氣。我一頭栽進這四面都是鏡子的世界，渴望獲得他人的認同或是祝賀。當我告訴其他舞孃這是我的處女秀時，我得到的回應比預期冷淡。我本以為她們會心照不宣地眨個眼，還是有人會回想起自己第一次上台的光景。但是，我只是這個人人平等的行業中另一個新人。只有莎夏有反應。她一面將上身往後靠在鏡牆上，一面搖著雪白無暇的臀部，眼睛看著她正前方的窗口，然後輕聲說：「歡迎來到金魚缸！」

我在西雅圖偷窺秀場「慾女」(Lusty Lady) 跳了將近一年的脫衣舞後，辭掉工作，和交往四年的男友分手，離開了這個我前前後後住了七年之久的城市。我從西雅圖搬到紐約，重回校園讀書，後來還當上了記者。

剛離開西雅圖的時候，我會在小心篩選的情況之下，和一些熟識的朋友談到我短暫的脫衣舞孃生涯。有時候，我還蠻享受這個話題所帶來的騷動，而且渴望和對方分享其中內幕。但沒多久後我就再也不提了。這是個沒有必要且非常冒險的話題，很可能會引起他人的困惑或招致騷擾。其他人對這種事的反應都很兩極化。我欣賞

的那種女人會說：「妳當然跳過脫衣舞了，我自己也一直很想這樣做呢。」但我發現大部份的人都無法瞭解，我也沒有能力向他們解釋。對很多人來說，這和我公開的其他個人歷史（例如快樂的童年和大學文憑）來說，實在是太不相稱了。

我一向都不擅於揭露和自己有關的事。我想我會進入新聞界，是因為羞於表達自我，而這個行業正好在這方面提供了庇護。我喜歡以各種問題刺探別人，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。我在報導上大方地掛上自己的名字，揭露的卻是他人的故事，不是我的。從事新聞業，我永遠不需要說「我認為」。我文章中那些最為慷慨激昂的字眼，都是來自他人之口。在我希望成為記者與脫衣舞孀的慾望背後，隱藏著一股想要隱藏什麼的衝動。與演戲或從事間諜活動比較起來，對於一個經常直覺地展現眾多面貌的人來說，跳脫衣舞實在是個最棒的工作。莫過虛幻的是，女人會為了錢偽裝成別人性幻想對象。

雖然後來我絕口不提那段工作經驗，它仍然在我心中揮之不去。我心中仍有一些疑惑。其中之一是，大眾對脫衣舞孀懷有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。這些想法十足陳腔濫調，根本不值得我動怒。但它們還是激怒了我，當我發現這種觀念如此深植人心，一廂情願的我還是會覺得驚訝。隨便舉幾個例子來說，一般人都認為脫衣舞孀很笨，有受虐經驗，自暴自棄，是非不分，在性方面很隨便。我特別受不了其中一種刻板印象。有位教授說我終於「脫離」脫衣舞孀生涯。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想擺脫那個行業。我們不該假設脫衣舞孀全非出於自願，或感覺受到束縛。我就沒有這樣的感覺。我內心某個部份甚至認為，有一天我可能會重回舞臺。

我也開始發現，這段脫衣舞孀生涯對我個人生活產生了影響。離開「慾女」後我的感情一直漂泊不定，連自己都對這樣的行徑有點困惑。感情變成一種屈從與侵略的奇怪組合，而我常覺得像是看著自己扮演某種角色。在我還是脫衣舞孀時，就常有這種感覺。

我離開「慾女」三年後，心中依然縈繞著一個疑問。我這樣做到底為了什麼？這個問題越來越沈重，也有失公允。當別人問我這個問題，我想回答：「有何不可？你告訴我為何你不願意，我就會告訴你我為何願意。你乾脆問我為何會是現在這個樣子。沒有人拿這樣的問題來折磨保險業務員、外科醫生或資料輸入員（雖然有幾種行業是我很有疑問的），問他們：「你們怎麼敢成天打電話給陌生人呀？你們整天開膛剖肚怎麼還吃得下？你怎樣才不會無聊啊？你怎能忍受一個毫無熱情可言，也無法滿足好奇心的工作，更別提追求更高的目標了？」

但我又犯了老毛病，不想成為目光焦點。我向來都不喜歡曝光。但現在我真的想知道：為何我會想跳脫衣舞？這對我有何影響？而脫衣舞孃的存在，在情慾與社會層面上又有何意義？舞孃本身對於跳脫衣舞所帶來的那種毫無出路的感覺，和觀眾看她們的感覺比起來，是否都一樣具有誘惑力？而這當中有所謂的對或錯嗎？

帶著這些疑問，我辭掉工作回到西雅圖，又開始跳起脫衣舞。我探訪過去在「慾女」工作時認識的舞孃們，向她們提出那些我被別人問過的問題。要求她們回答這些問題，比從自己身上挖答案要令人舒服得多了。不過我最後仍在她們的協助之下，從自己身上找到了答案。

我瞭解到，沒有人能對女性的身體抱持中立的態度。女體不是被當做販賣各種商品的「性對象」，就是成為政治議題，使人們為了如何控制它的這個問題而激辯。如果不是牽涉到性或政治，就是被冠上社會理想或恐懼的大帽子，化身為自由女神、聖母瑪莉亞或女巫。每個人對如何看待女體都有意見，但有時候我卻覺得，只有年輕女性會因為有這種想法而惹上麻煩。

但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必須生活在這種偏見之下，而我們都有自己的因應之道。



蕾拉——第一部

樸素的女孩大多很有美德，因為她們沒什麼機會作怪。

瑪雅·安潔蘿《我知道籠中鳥為何吟唱》

(Maya Angelou, *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*)

第一章

我小時候很討厭穿衣服。衣服好像老是會皺成一團，拘束著我，所以只要感覺稍有不對，我就會剝掉身上的衣服。我最喜歡連身舞衣、緊身衣和泳裝，但只要情況許可，我寧願什麼都不穿。我父母保留著一張我六歲時的照片，他們說從照片裡就可以看出我早有此一傾向。在這張照片中，我坐在鋼琴前，背對著鏡頭，頭髮剪得像男孩一樣短，全身一絲不掛。爸媽說當時我一洗完澡就衝到鋼琴前坐下，然後開始音階練習。他們還說，就算是冬天，我只要一從幼稚園放學回來，玩耍的時候就一定要換上泳裝。我九歲時和家人到歐洲，看到海灘上所有與我同齡的女孩都沒穿上衣，便興沖沖地加入她們的行列。在另一張照片中，我站在我收藏的貝殼旁邊，只穿了一件比基尼泳褲，當時年紀大約十歲，胸部還是平的。幾年後我給一位朋友看這張照片，她很驚訝我上身竟然沒穿衣服。我當時還想，這女人真保守。

和貝殼一起拍這張照片的時候，我的胸部開始發育，而我以為自己生病了。我左側乳頭附近出現一個小腫塊。我告訴父母後，他們嚇得帶我去看醫生。「這是乳房，」醫生笑著說道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我經常懷疑他當時對我們這家人有何看法。有人會在女兒胸部發育時，帶她們去看醫生嗎？還是只有我家是這樣？不久我另一邊胸部又長出腫塊，但它們都很小，而且長的很慢，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們都不必再為了我的乳房煩惱。

我的父母並不認為長得漂亮是件值得追求的事，也不算什麼美德，因此並不鼓勵我追求美貌，或認為自己長得漂亮。受教育比較重要，要靠頭腦和努力才能幫助我得到想要的東西。我有一陣子很

想要芭比娃娃，但媽媽禁止我玩，怕我會認為女人就應該長得像芭比一樣。儘管如此，我還是產生了一股想變美的強烈欲望，而且敏銳地感覺到別人在看我，對他人對我的觀感也極為好奇。我一直懇求媽媽，十三歲時她終於買了第一套化妝品給我，並且讓我買了一本青少年服裝雜誌。我逐字逐句地閱讀這本雜誌，認真地研究每一篇有關化妝與穿著的文章。這種雜誌代表了一種挑戰，也是一種承諾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你打扮得宜，買對了行頭，你就會變得好看，而只要外表好看，別人對你的評價也比較高。讀高中時，我每天早上平均花兩小時打扮，不厭其煩地洗澡、洗頭、整理頭髮、上妝，通常還會在鏡子前試好幾套衣服。上好全副武裝後，我才會覺得自己能出門見人，不會感到尷尬。

那是一九八〇年代，一個充斥著螢光色短網襪和塑膠鞋的年代，而我也緊追著流行的腳步。當時我在溫哥華郊區的馬斯夸普初中就讀，由於大部份的學生都穿牛仔褲，這樣的裝扮讓我格格不入。我很驚訝地發現，和我同齡的孩子們竟然會抽煙，有些女孩還會在附近的樹林中打架。這些孩子有比衣服更重要的事要擔心。但我好愛我的衣服，除了媽媽固定每季幫我添購的幾件新品之外，我還買了一大堆的二手衣來搭配。到了高一一的時候，我開始和最要好的朋友克莉絲汀比賽，看誰每天都穿不同的衣服。對我來說衣著的變化第一，比衣服品質更重要。我們倆都撐了將近兩個月，但最後還是我贏。

在我懇求下，爸媽終於准我戴隱形眼鏡，讓我如釋重負。後來我被迫戴上齒列固定器，由於它會從我的嘴中伸出，還得從脖子後面固定住，讓我羞得想吐。我一到學校就把它拿下，但從下車進校門的這段路仍有被人看見的風險，我還是覺得很痛苦。只要有任何事物會破壞的我外表，我就想盡辦法對付它。要帶牙套，我就緊閉嘴巴。長痘痘，我就擦藥。頭髮太直了，就去燙個頭髮。

當我步入青少年時期，母親更常向我說教了。她說，顴骨、嘴唇、胸部和大腿的美醜，都只是「自然天生」或「骨骼架構」所致。我出落得十分苗條，雙腿修長，還有一頭柔軟的金髮。我的雙唇豐潤，眼珠是碧綠色的，身高長到五呎七吋。我媽这才發現，自己的女兒還真是麗質天生。母親是個從事殘障兒童教育的心理學家，我想正因為這樣的背景，她對基因造成的各種結果都比較能夠接受。

爸媽對我和弟弟的學業成績要求很高，考不好就會被處罰。父親是個數學教授，有好幾年他幾乎完全禁止我們看電視（只有某些紀錄片例外），但閱讀卻不受限制，因此我每幾個禮拜就會從圖書館借一大堆書回家。我生活在一個由學校、圖書館和課外活動構成的三角形當中。爸媽毫不吝嗇地供我們參加各種課程，因此我每天晚上都忙得不得了。除了合唱團、體操、游泳、溜冰，還有我最喜歡的芭蕾舞。每年夏天我都泡在芭蕾舞教室裡，頭髮往後紮得整整齊齊的，在一排排穿著同款緊身舞衣的女孩當中跳著舞。我們仔細端詳自己的身體，互相比較和鍛鍊，追求完美。

在我十三歲時，也就是快要懂得害羞的時候，偶爾會有陌生人無緣無故地跟我搭訕。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公車上或公車站，因為我只有這時才會落單。我通常會因為自己引人注目而害羞，也因為正在白日夢或看書遭人打斷而感到惱怒。第一次有個男的在公車站和我講話，我扭捏的別過頭去，對他置之不理，把他當作空氣。他還是不肯放棄，我才吞吞吐吐地和他交談起來，但感覺像是在說夢話。他常搭我這班公車，年紀只有十九或二十來歲，滿口都是音樂和車子。幾個月後，公車上又有一個滿臉皺紋的男人走到我身邊。雖然起初我覺得很討厭，但我知道不能沒禮貌，而且好像還沒有到需要大聲呼叫的地步，所以我就和他交談了起來。我告訴他第二天我在社區中心有場舞蹈發表會，後來他真的到場了。我把事情告訴